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86

OUT OF AFRICA

走出非洲

我从前在非洲有个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

Karen Blixen

〔丹麦〕凯伦·布里克森 著 叶倾城 译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86

〔丹麦〕凯伦·布里克森 著
叶倾城 译

走出非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非洲：汉英对照 / (丹) 布里克森著；叶倾城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5.3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Out of Africa

ISBN 978-7-5447-3839-2

I. ①走… II. ①布… ②叶…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自传体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9004号

书 名 走出非洲

作 者 [丹麦] 凯伦·布里克森

译 者 叶倾城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谢晗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39-2

定 价 3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路西法的女儿（代译序）

剧透是不厚道的。即使由作者或译者本人亲自操作，仍然如此。

说到《走出非洲》，也许你心中出现的形象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这部依据凯伦·布里克森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拍摄于1985年，大受好评，获奥斯卡金像奖十一项提名、七项大奖。里面壮丽的东非风光、荡气回肠的爱情令观众落过泪后不禁回头去翻阅小说。

必须承认，文字的影响力远弱过画面。看电影的多，读小说的少，大部分人对作者凯伦·布里克森都所知不多。这里说得太多，也许会减弱你看正文的兴趣。但如果我告诉你，关于她，一直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说，那就是：她曾与魔鬼立约。她向魔鬼索取了一件昂贵的事物，相应的，魔鬼拿走了她的父亲、她年少时的闺中好友、她的姐姐、她的婚姻、她的情人、她的孩子、她的农场、她的健康……她曾自称：我是路西法的女儿。^①

到底是什么，值得用这样的高价来换？

也许，你也想知道。

凯伦其人

凯伦·布里克森出生于1885年。她祖父迪内森男爵是著名的冒险家，1830年参加过法国对北非的征服。有后人开玩笑说，凯伦“在非洲有过一个祖父”。父亲威廉·迪内森1845年出生，是八兄弟姐妹中的第七人，没有继承到贵族头衔，却承继了冒险的精神；曾作为法国军官参加普法战争，也在威斯康星州进行毛皮交易——在当地留下了与奇普瓦印第安女子的后裔；后从政，以官员身份参加俄土战争。1879年，他在哥本哈根北面约二十五公里处的一个渔村买下了伦斯特德庄园，后来凯伦便在那里出生、去世，目前那里是布里克森纪念馆的一部分。他以本名及笔名出版了几本书，至今仍被认为

① 路西法：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意为“明亮之星”，指金星，是讽刺巴比伦王的说法。由于后世误传，有说法认为路西法即魔鬼，布氏也应是此意。

是风格之作。

凯伦的母亲英博格·魏斯特霍勒茨出身丹麦富裕的中产家庭。他们的婚姻不够恩爱，但也没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威廉后来患梅毒，长期住在一家疗养院里，在凯伦 10 岁那年悬梁自缢而死。究其原因，应该是政治挫折、永远不会痊愈的梅毒导致的身心残疾及长期抑郁。

那之后的凯伦和母亲的家族住在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女生活，随家人去挪威度假，学滑雪，在巴黎学绘画。她很早就展现出文学与艺术上的天赋，发表过作品，也曾在法国开过画展，但都没引起反响。估计在大部分人眼中，这就相当于大观园中小姐们的写写画画，只是玩儿，不值得认真对待。

她深爱母亲这边的家人，但对父亲那边的贵族亲戚，则十二分之仰慕。毕竟当时还没有电影明星，天天在报章上抛头露面的贵族，一举一动都万人追捧，就是那时代的明星。不必责备她这小小的虚荣心。据记录，光在 1900 年，就有五百位富裕的美国女性嫁给欧洲贵族。显然，这也会是凯伦的选择。毕竟，富有中产阶级的女儿嫁给贵族，是一种流行，也是一桩体面的、双方获益的婚姻。

1909 年，24 岁的凯伦爱上小她两岁的远房表弟汉斯·冯·布里克森男爵，但对方反应冷淡。四年后，她嫁给了汉斯的孪生弟弟布洛尔·冯·布里克森男爵，成为男爵夫人。

她是为了男爵夫人的头衔结婚的吗？诚实地说：是。甚至她在新婚期间即被丈夫传染上梅毒，她还在给弟弟托马斯的信中写道：“说句够粗鲁的话，只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就得到头衔，很值哦。”——“这么点儿”？她还不知道，这将意味着她一生的健康与幸福。

婚后不久，在一位夫妇俩共同亲戚（布洛尔的舅舅，凯伦的表叔）的建议下，由凯伦娘家出资，他们在肯尼亚买了一座农场，开始了咖啡种植园主的生涯。1913 年，凯伦踏上了非洲大地，直到 1931 年，一败涂地，黯然离开。

十八年间，第一个问题是健康：她长期被梅毒困扰，多次赴欧洲治疗，但一直未愈。青霉素尚未发明，当时主要使用的含汞和砷的药物，给她带来终生的重金属慢性中毒和上瘾。这期间，她还先后感染过疟疾、西班牙流感等。

第二个问题是婚姻。布洛尔艳遇无数，又挥金如土，把凯伦娘家提供的、本该用在农场上的资金挥霍一空。他也许不算个坏人——在那个时代，他的轻浮好色、酗酒贪杯都是可以原谅的“男人的错”。

他在1919年提出离婚，凯伦不同意，且努力想挽回婚姻，甚至想与布洛尔生个孩子。最终，两人在1921年正式分居，1925年离婚生效。在这段破裂婚姻中，凯伦算是无辜方。据她弟弟托马斯说，凯伦对性的态度“极端保守”。没有资料能证明她在正式分居前有过外遇。

第三个问题是孩子。凯伦一直没有孩子。她出版《走出非洲》时用的笔名是“以萨克·迪内森”。有评论家认为“以萨克”是出于《圣经》里的以撒。上帝怜恤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无子，准让撒拉生育。当时撒拉已经90岁，觉得不可能，说“我和我主都老了”，大笑，后得子，取名“以撒”，便为“大笑”意。此观点不知出处何在，至少凯伦自己从没这么说过，但多少不是空穴来风，侧面证实了她求子之心的强烈。根据她与家人的信件，她曾两次怀孕，一次为1923年，另一次为1926年。曾在报过喜讯之后，有一封令人神伤的信：“我不知道如果真有了孩子会如何，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发生了什么？是自愿流产还是被迫堕胎？幸好传记作家倾向于前者。

第四个问题是感情生活。1918年，凯伦与丹尼斯·芬奇-哈顿在穆海迦俱乐部认识，丹尼斯成为他们夫妇共同的朋友。直到1925年，凯伦正式离婚后，丹尼斯住进她家，即书中提到的：“丹尼斯·芬奇-哈顿在非洲除了我的农场之外，没有别的住址。每两次远征狩猎期间，他总住在我家，他的书和唱片都存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同居？难说。凯伦一直用“友谊”形容这段关系。著有《夜航西飞》的女作家柏瑞尔·马卡姆是丹尼斯的朋友，始终认为他与凯伦之间没有性关系，因为丹尼斯是同性恋。但凯伦的孩子确实是丹尼斯的，她与丹尼斯商量过。而丹尼斯的答复是：“或者，你可以把‘丹尼尔’删掉。”丹尼尔是这个可能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吗？删掉是指堕胎吗？传记作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丹尼斯从来没打算跟她结婚。

不过有一件事，丹尼斯做得很仗义。1928年，威尔士亲王访肯，布洛尔·布里克森男爵和丹尼斯一道负责接待。布洛尔已经再婚，殖民地上出现了新的男爵夫人，可想而知凯伦的微妙地位。显然是为了帮她撑门面，丹尼斯想办法安排了威尔士亲王对农场的访问。这次到访对凯伦很重要，她在书中几次提到。

这是爱情吗？凯伦的部分粉丝强烈反对电影《走出非洲》里面的描写，坚持认为凯伦不曾“迷恋”丹尼斯，而是“她爱丹尼斯，但她也爱非洲大陆、原住民和野生动物”。爱到底有几个名字？爱与

爱是否完全一样？

第五个问题，其实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经济问题。十八年间，农场一直亏损，原因有布洛尔早期的挥霍、蝗灾、旱灾、1923年咖啡加工厂火灾、一战带来的经济衰退、国际汇率大幅变更、咖啡价格下降、农场上不断变换经济作物……但根本原因是凯伦不懂农业。

她在书中几度抱怨农场地势太高，不适于咖啡种植。没错，科学家们后来证实了她的农场确实不适于咖啡，因为地势太低了——这是个笑话吗？当然，只要不是发生在你我或者我们爱的人身上。

能怪她吗？不。她是被当作女结婚员培养长大的，从来没过要当女农业科学家。

至于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英国殖民地上，作为外国人，又被误会是亲德派，受到了冷落排挤；长期的无依无靠，身与心的极端孤独；还有1917年，她表妹兼最好的女友自杀身亡；1921年，她唯一的姐姐因病去世……

弟弟托马斯来农场考察过之后，认为已经无回旋余地。1931年，她的家人强烈要求她卖掉农场。她屈服了，农场已经出手，她还在处理未尽事宜时，丹尼斯因飞机坠毁身亡。

……一切都结束了。

返回丹麦后，新的考验还在等待她。

在非洲期间，为了不让自己沉浸于自怜，她一直没停止过写作。现在她已经47岁，还是文坛新人，有的出版商认为书写得不错，但不想出“欧洲作家的处女作”。更有出版商根本一眼都不看：这早已是少年才俊的天下。

1937年，《走出非洲》出版，52岁的她声名鹊起。随即二战爆发，丹麦被德国占领。成为二等公民的种种屈辱和不便令她内心十分痛苦。战争也令出版业几乎停滞，读者购买力急剧下降，以前的版税拿不到，新书难以出版。1942年写的书，历尽千辛万苦，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投寄到伦敦和纽约。连合同和校样都没看到，书到底出版了没有，有没有读者买？不知道。此种境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战争结束。

和平了，多年笔耕不辍，终于开花结果。她扬名天下，玛丽莲·梦露都是她的粉丝，但她的身体撑不住了，梅毒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严重的神经痛，痛楚令她寝食难安，体重跌到三十五公斤上下。1949年，她因胃溃疡做了大手术，到1955年，她已经严重进食困难。

1957年，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无缘折桂。当年获奖者是因《鼠疫》蜚声的加缪。

1962年，她因长期的病痛折磨去世，具体死因为严重营养不良，终年77岁。

如果你要问：她离开非洲后做了什么？就是标准的作家生活：写写写写写写，偶尔出去走走；没有再婚，也没有恋爱。

而她身后留下什么？《走出非洲》《七个哥特式故事》《冬天的故事》《芭比特的盛宴》……

好了，现在你知道她向魔鬼要了什么吗？

也许她什么也没要。所谓与魔鬼立约，是西方一个源远流长的传说，帕格尼尼、莫扎特这类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有过类似传闻。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凯伦自愿的选择，就像她在书中所说那样：“骄傲是对上帝创造我们时所怀期许的信仰。骄傲者能意识到这期许，接受使命且心领神会。……对他而言，成功便是将上帝的期许贯彻始终，并为自己的命运深感庆幸。”

在丹麦发行的1997系列钞票的五十克朗纸币上印有她的头像。而她也是除王室成员之外，唯一一个两次出现在邮票上的人物，这两次分别是1980年和1996年。

《走出非洲》其书

《走出非洲》是一部很特别的书。一方面，作者信手拈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另一方面，到了最后，你才恍然发现这里面暗含的结构像《一千零一夜》般环环相扣。

同样特别的还有作者的无所不说和绝对的沉默。她明明是唯一的女主角，但是关于婚姻状态、对孩子的渴求、身体的病患，都只在最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透露一两句，内敛羞怯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个角度，就是对非洲的所有细节：雨季的咖啡花、园子里飞来的犀鸟、原住民小孩们的名字……一道道来，处处诚实无欺。

对于她，何者为重，何者为轻？她不说，她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她的写作风格影响过许多作家，诸如约翰·厄普代克、娜依斯·宁、卡森·麦卡勒斯、彼得·赫格（以《情系冰雪》知名的丹麦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J. D. 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他多次

提及《走出非洲》。与她同时代的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表示：“更伟大的作家总是不会得诺奖，而如果奖项给了美丽的作家以萨克·迪内森（凯伦·布里克森），今天我会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曾称赞《走出非洲》是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部作品。

到底他们说的对不对，看过书，你就知道了。

几点说明

我个人觉得，“走出非洲”是一个不太妥当的译名，精准的译名应为“失非洲”。布里克森说的不是走出非洲的过程，而是缅怀失非洲的历程。但已约定俗成，我决定从俗。

凯伦是一个知识广博的智慧女性，原著出现大量引文，有法文、德文、拉丁文、丹麦文、瑞典文，甚至意大利文，凡能查到出处的，皆以注解方式列在书内。

书中所涉及人物，其简介能控制在百字之内的，都在书内注解；字数较多的，则以小传方式附录于书后《假如你还想知道更多》内。

内文引用的《圣经》词句，大部分选用和合本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引文，大部分选自朱生豪译本。

再闲话几句：从我着手准备翻译，到最后完工，前后耗时将近一年——如果是一场怀胎十月，现在已经有婴儿在抱。

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值不值得？值不值得？这么多的时间，这么艰苦的寻寻觅觅，这么少的钱……

到最后，我不问了，我明白：翻译，其实就是一场最深的阅读。你看到了，似懂非懂，你认识每个字母，但不理解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为了这本书，我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多么感谢互联网，提供了海量知识。我甚至狠下心，买了二手的原版书——原版新书太贵，买不起。到最后，我可能是懂了，于是我努力地试着把这“懂”也告诉你。

而在写作之重与阅读之轻之间，很庆幸，我成为搭桥的人。

再次从俗：才疏学浅，书中必有错漏之处，若有指正，请联系我 qingcheng0078@vip.163.com。

叶倾城

目 录

路西法的女儿（代译序）	1
-------------------	---

卡曼特与露露

恩贡农场	3
一个原住民男孩	15
原住民在我家	28
一头瞪羚	42

农场上的枪击事故

枪击事故	57
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驭马而行	64
瓦麦	72
万扬格里	81
一位基库尤酋长	92

农场访客

盛大舞会	105
亚洲来客	112
索马里妇女	114
老努森	122
流浪者农场小住	127
有朋自远近来	132

拓荒者中的贵族	137
翼	145

移民手记

萤火虫	163
生活之路	163
猛兽的救赎	165
埃萨的故事	166
鬣蜥蜴	168
法拉与《威尼斯商人》	169
伯恩茅斯的上流社会	170
有关骄傲	171
牛	171
两个种族	173
战时的远征	174
斯瓦希里数字体系	179
“我绝不容许你离开，直到你赐福于我”	180
月食	181
原住民与诗	181
有关千禧年	182
基托希事件	183
一些非洲鸟类	186
帕尼亚	188
埃萨之死	189
有关原住民与历史	192
地震	194
乔治	195

小汤匙	195
长颈鹿去汉堡	196
在动物展览会里	198
旅伴	200
博物学家与猴子	201
卡罗门亚	202
普莱·辛格	204
奇遇	206
鸚鵡	208

别了，农场

艰难时世	213
吉南朱伊之死	221
山中坟茔	226
法拉与我倾家抛售	238
永别	249
假如你还想知道更多（代译后记）	255

卡曼特与露露

“从森林中和高原上，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恩贡农场

我从前在非洲有个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农场海拔一千八百米，从它向北一百六十千米处，赤道横穿高原。白日里，你会觉得身在极高处，太阳触手可及，拂晓与薄暮却闲适清澈。夜间很冷。

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海拔共同绘制出一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画卷。土地并不肥沃，哪里都不流蜜与奶油；这是被一千八百米海拔净化过的非洲，是这片大地朴质且微妙的精华所在。色调总是干枯灼黑，像陶器上的色彩。树冠都轻盈细致，树形也不像欧洲树木般生成拱门状或圆顶形，而是呈水平状。那些孤零零矗立着的参天大树像棕榈树，或者满载的船，风帆早已卷起，周身笼罩着史诗般的浪漫气息。树林的尽头形状飘忽不定，仿佛整片林子在轻轻摇晃。一望无尽的草原上，散布着歪歪倒倒的荆棘树，全是老树枯藤，光秃秃的。草叶闻起来像百里香和沼泽桃金娘，有些地方气味馥郁得几乎冲鼻子。无论平原上的万千花朵，抑或原始森林里的藤蔓和攀缘植物都和低地植物一般小巧——只在漫长雨季开始的时候，大朵的、芬芳四溢的百合花会瞬间绽放。一望无际，一切你眼中所见，都生而庄严自由，有着无与伦比的尊贵意味。

一旦生活于此，你感受最深的一定是这里的空气。每一次回首非洲高原的旅居岁月，那种似乎生活在云端的感觉会深深震撼你。天色是淡薄的蓝或紫，云朵澎湃，既厚重又轻若无物，云头高高扬起，仿佛即将扬帆远走。天色的蔚蓝里蕴藏着勃勃的生机力量，为不远处的群山树林染上一抹新鲜的深蓝。正午时分，地面上的空气躁动起来，仿佛燃烧的焰影；它闪烁着，摇曳着，流光如大河奔腾，它映照一切，使万事万物都形影相对，缔造出壮观的海市蜃楼、仙世魔境。在高海拔的空气中，你呼吸顺畅，脏腑间既轻盈又踌躇满志。每一个高原上的早晨即起，你都会想：我在这里，这是我应该停留的地方。

恩贡山脉南北走向，山脊连绵悠长，群山掩映着四座主峰，有如静峙的碧涛直刺长空。恩贡山脉海拔两千四百米，东边高出周围

地区六百米；西边山势陡然下跌，更加险峻——最后笔直栽进东非大裂谷。

高原上的风常年来自东北偏北，那是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吹下来的风。人们称这季风为“东风”，是所罗门王^①爱马的名字。到这里能感觉到空气阻力，仿佛地球正把自己远远地掷入太空。大风向恩贡山扑面而来，山坡想必是绝佳的滑翔之地，滑翔机会迎风上冲，越过巅峰。浮云随风飘荡，滑过山之边缘，团团簇拥。有时，它被山尖戳破，瞬间化云为雨。而那些身在更高处的云彩则远远地离开山脉，向西方消散，下方是大裂谷燃烧般的沙漠。很多次，我从家里出发，追随着云彩的脚步，抬头仰望，它们如盛大的游行队伍。大团大团的浮云壮丽厚重，却一掠过山顶就融入碧蓝晴空，转眼消逝得无影无踪。这场面总令我惊叹不已。

从农场看去，每一天从早到晚，山峦的形貌与气质都变化多端。有时近在眼前，有时却好像远在天边。黄昏入夜，天色渐渐暗下来，当你凝视群山，起初你会看到似乎天空中有一条细细的银线，勾勒出黑暗群山的轮廓；之后，夜幕降临，四座主峰好像平坦了许多，不再险厄，仿佛山脉正动动脖子扭扭腰，伸展自己的身子。

从恩贡山极目远眺，景色举世无双。南边的广阔平原，是野生动物聚居之地，一望无际，一直延展到乞力马扎罗山；东边和北边则是平缓的山麓，风光精致如公园，身后就是森林；从这里到一百六十多千米外的肯尼亚山，山地崎岖不平，都是基库尤人^②居留区——小块玉米田、香蕉林和草地像一方方马赛克，镶嵌成画。原住民村落，如好多尖顶的鼯鼠山^③集聚在一起，这里那里，不时浮起淡蓝炊烟。朝西看去则是非洲低洼地带的地貌，荒凉缺水似月球表面。褐色沙漠偶有几丛零星荆棘点缀，蜿蜒的河床早已干涸，深绿色的林木如弯曲小径分布其上：高大的合欢树开枝散叶，遍体生满针刺；这里生长着仙人掌，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

当你步入山间，你会发现它辽阔得惊人，景色如画，充满神秘韵味；间错着狭长的山谷、灌木丛、青翠的崖坡和陡峭的绝壁。在高处，

① 所罗门王：《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王，大卫王之子，在位四十年，令以色列达到前所未有的强盛。

② 基库尤人：肯尼亚最大的民族，世代农耕为生，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都直接与土地有关。

③ 鼯鼠山：鼯鼠挖深地道后常在地面形成土丘，称为鼯鼠山。

高耸的山峰下还有一片竹林。山中有小溪和泉眼，我曾在附近野营过。

那个时候，恩贡山上居住着水牛、大角斑羚和犀牛。那些年长的当地人对曾在这儿栖居的大象仍记忆犹新。可惜恩贡山并未全山划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内，让我深以为憾。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禁猎，南部主峰上的灯塔标记着禁猎区的边界。彼时殖民地正蓬勃发展，首都内罗毕迅速成长为大型都市，恩贡山遂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猎场。我在非洲最后那几年，每逢星期日，许多年轻的内罗毕商贩都会跑到山区，骑着摩托车，见啥打啥。我相信大型动物已经渐渐离开山间，穿过荆棘丛生的石头地，去往更远的南方。

沿着山脊和四座高峰徒步行走是很轻松愉快的事。草丛低矮，一如草坪，不时有灰色石块戳出。沿着山脊，顺着峰起峰落，有一条兽群踩出来的羊肠小路，角度平缓，略呈“之”字形。一天早晨，我在山间露营，当我沿着这条小径信步走去的时候，赫然发现了新鲜的脚印和粪便，是大角斑羚刚刚留下的。这些性情温和的庞然大物一定是在日出时分来到这里的，鱼贯而行。你简直想不出来它们出现在此地的原因，除非是为了居高临下，俯瞰山下两侧的壮丽景象。

我们在农场种植咖啡。农场的地势有点儿高，咖啡很难顺利生长。我们从来没因为农场发过财，但咖啡园是这样一事物：它紧紧抓住你，让你无法走开，随时随地都有事儿要做；你总是跟不上你的活计，永远就差一点儿。

荒凉且杂乱无章的原野上，这片田地铺展开来，种植井然有序，十分完美。后来，当我乘飞机翱翔在非洲上空，渐渐习惯从空中看到的农场，自家的咖啡园也就看得满心喜欢：在一片灰蒙蒙的绿色大地里，它一枝独秀，满目鲜绿。我就此意识到，人们对几何图案的热衷是多么强烈。内罗毕周边的所有村庄，特别是在城北，都与之相似。这里生活着一群人，每日孜孜不倦地思考讨论播种、剪枝以及采摘咖啡果的事情，晚上睡下，又开始苦思冥想如何发展咖啡加工厂。

咖啡的生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全不像你想象中那样刷一下开花，又刷一下结果。年轻岁月里，你满怀希望，在瓢泼大雨的日子，把幼弱、闪闪发光的咖啡幼苗从温室里扛出。农场里每一个人每一双手都在田里，湿润土地上早已整整齐齐挖好了坑，把咖啡苗放进去，让它们长高长大；为它们砍下灌木枝，搭成厚厚的凉棚以阻挡阳